

探讨马华少儿长篇小说的创作伦理

叶晓琪*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与传播学院

摘要

红蜻蜓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许友彬的十万字少年长篇小说《七天》后, 这类读物开始受到本地少儿读者的青睐与追捧, 并改变了本地少儿读物写作与出版生态。红蜻蜓出版社成功引领本地少儿读者向阅读市场迈进, 也使更多业界人士加入市场竞争, 由此迅速壮大了本地少儿长篇小说出版的规模。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 从内部探讨市场上畅销的本地少儿长篇小说创作伦理。通过文本细读, 发现有些本地少儿长篇小说不符合儿童文学创作伦理, 其中的问题包括作品的教育性、价值观取向、审美教育要求等。有的出版社与作者在出版与写作上尽量迎合少儿阅读口味, 商业化写作导向颇为显著, 忽视了少儿读物应具备的审美教育及其担负的教育功能与道德价值。

关键词: 少儿长篇小说, 创作伦理, 价值观, 美育

* 叶晓琪,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Exploring the Creation Ethics Of Young Adult Novel In Mahua Literary Circle

YAP Siew Chee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Abstract

Odonata Publishing Sdn. Bhd. published a young adult novel entitled *Seven Days* written by Khor Ewe Pin in 2006 which gained popularity from the readers and became the bestseller in the book market. Thus, it has changed the publishing ecology of local young adult novels and the perception of many readers. Odonata Publishing Sdn. Bhd., the pioneer of this trend, has successfully encouraged reading culture among young readers and creating more opportunity in local publishing market. Many publishers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Odonata Publishing and the sale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eation ethics of the best-selling local young adult novel on the market by text analysis. Through close reading, found that some of these reading materials did not portray ethical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which from the point of educational aspects, moral values and aesthetic value. Some publishers and authors try their best to cater to children's reading habits in publishing and writing, and the orientation of commercial writ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lst ignore the principle of a good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such as ethics of creativity, value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value that a children's reading material should have.

Keywords: young adult novel, ethics of creativity, value orientation, aesthetic value

一、前言

红蜻蜓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许友彬十万字的少年长篇小说《七天》后, 这类读物开始受到本地少儿读者的青睐与追捧, 从此改变了本地少儿读物写作与少儿出版生态。红蜻蜓出版社成功引领本地少儿读者向阅读市场迈进, 使更多业界人士加入市场竞争, 由此迅速壮大了本地少儿长篇小说¹出版产业的规模。

在 2006 年, 红蜻蜓出版社推出了许友彬及邓秀茵的 10 万字的少年长篇小说《七天》和《纯纯的守护神》后, 受到了本地少儿的追捧, 在马来西亚大众书局的营售情况相当乐观。自此本土少儿长篇小说在大众书局的每月畅销书榜上稳居多席, 自 2006 年开始几乎每月榜上有名, 有时更达横扫 5 至 8 席的畅销佳绩 (廖冰凌, 2017, 页 198)。此后, 其他出版社如嘉阳、联营、大树等纷纷跟进, 出版了大量少儿长篇小说, 对象主要为高小至初中生。一本长篇一般可卖一至三万本, 巅峰期达五万 (曾翎龙, 2015, 页 50-55)。曾翎龙也在《污染出版》一文中指出, “书展中一般文学书卖不上五十本, 排名前十的畅销书, 也很少卖过八百本, 青少年小说却以千计……难怪大众书局采供经理周强生会说, 书展战场是在青少年小说。” (曾翎龙, 2012, 页 4) 由此可见, 在市面上销售的少儿长篇小说都很畅销。它们的销售量甚至成为马来西亚华文读书市场之冠, 引人侧目。因此, 不难理解何以近几年本地华文出版业瞄准少年与儿童读书市场, 出版不少少儿长篇小说。

本地儿童文学作家年红², 曾经在《少年儿童与文学》一文对文学作品在提升儿童智力与学识上给予充分肯定, 可见文学在少年儿童读物中的份量。如果能够引导小读者阅读优良的儿童文学作品, 将能培养他们好学的精神, 而且他们必定能从作品中得到启示, 并且可以教育自己, 培育出健康的思想和美好的品德, 同时在文学和语文的修养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功效。相反的, 要是不去关注他们的阅读兴趣, 不去引导他们阅读适当的儿童文学作品, 而让他们选读充塞市场的劣质读物, 不但会毒害他们的身心, 同时也必然会带给社会不良的后果 (年红, 2000, 页 97)。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认为“儿童文学的伦理审查, 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和社会舆论, 进而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出版者造成一种客观的文化约束力。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建立起了合格的儿童文学伦理审查的专业机构, 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可以承担起对儿童文学作品开展伦理审查的主要职能; 而在这类机制缺

¹ 红蜻蜓出版社把这类小说称为“少年小说”, 报道称之为“青少年小说”; 嘉阳出版社则称“少儿小说”, 但指的都是同一类写作。为顾及行文的流畅性, 本论文统一使用“少儿小说”一词。

² 年红, 原名张发, 1939 年生于柔佛麻坡, 服务华教达 39 年, 曾任校长、讲师、教育部课本编写主任等职。曾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翻译小说集、寓言集、童话集、笑话集、广播剧本集及儿童文学作品达 70 余部。现任南马文艺研究会会长, 是一位热心儿童文学事业的人士, 该会也致力于马华儿童文学的发展。

位的情况下，教师、家长和其他儿童监护人就应该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儿童文学的伦理审查职责。”（方卫平，2015，页9）

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了红蜻蜓出版社、嘉阳出版社及角川平方出版社（魔豆原创小说系列）的畅销少儿长篇小说为研究主体，并深入、仔细地评估它们的内容，鉴定文本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教育，借此探讨本地少儿小说是否符合儿童文学创作伦理之要求及适合小读者阅读。

二、儿童文学创作伦理

2012年，杨凤玲在其硕士论文《马华儿童读物的接受与影响》（杨凤玲，2012，页127）中曾将许友彬的少年长篇小说归类为儿童文学，而本地少儿长篇小说的对象主要为高小至初中生（曾翎龙，2015，页53），即年龄介于10-15岁，所以本文将以儿童文学伦理对研究文本进行讨论³。根据年红指出，马华文坛向来忽略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马华儿童文学萌芽得慢，成长更慢，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方面，更是贫乏（年红，2000，页94）。因此，本文比较多参考中国的资料。

谭旭东⁴在《儿童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儿童文学创作伦理有三个层面：

第一，是要有儿童的立场。这是儿童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创作区别开来的一个审美关键词。儿童的立场，就要有儿童视角。换句话说，要用儿童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打量人群；用儿童的头脑来思考世界、理解成年人的社会、实现与童心的交流。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从骨子里理解童心、敬畏童心的，它不但要关注儿童成长，还要表现儿童成长，更要有助于儿童成长。

³ 方卫平在《儿童文学教程》一书中指出，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包括从3岁到15岁的全部儿童。近年来，有的研究者提出应将儿童文学服务对象的年龄下限和上限加以延展。把婴儿和15岁以上、18岁以下的准青年也纳入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范围（方卫平，2009，页62）。谭旭东同样指出，儿童文学的基本受众是儿童。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中国法律，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所谓“未成年人”，可以理解为“没有完成成长任务的人”，即儿童面临两大成长任务：一是身体的成长，二是精神的成长。因此，儿童文学实际应该是“成长文学”，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可定义为“关注儿童成长，表现儿童成长，有助儿童成长的文学”（谭旭东，2016，页12）。谭旭东也在《儿童文学概论》一书中提及，在欧美文学里，就有青少年文学。在美国文学中，青少年文学（Adolescent Literature）是独立于儿童文学的一种文学形态，它定位于13岁至20岁的青少年（谭旭东，2016，页10）。由于本地少儿长篇小说的对象主要为高小至初中生（曾翎龙，2015，页50-55），即年龄介于10-15岁，所以本文将以儿童文学理论对研究作品进行讨论。

⁴ 谭旭东，湖南安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目前中国最活跃的新锐批评家、青年儿童文学学者、少儿出版研究专家和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之一。文学理论著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有基本的价值关怀。要有爱，有希望，有教育意义，有生活指导性。有些儿童文学作品语言很美，但内容空洞，显得矫揉做作，给小读者“虚伪感”。有些儿童文学艺术一味地搞笑，其实是“段子文化”、“快餐文化”。有些儿童文学迎合市场，像劣质产品一样，让孩子很容易购买，也很容易消化，但并不有益于身心健康。

第三个层面，就是要真正反映儿童的生活。儿童的生活有三个层面：一是他们幻想的生活，二是他们身边的生活或身处的生活，三是他们向往的生活。现在有些儿童小说只写了儿童身边的生活或身处的生活，虽然其语言和情节生动活泼，但没有展示儿童幻想的生活和他们向往的生活，因此精神召唤力不够（谭旭东，2016，页 14）。

方卫平⁵在〈儿童小说的含义和特征〉中也表示，充分地表现儿童情趣，应该是儿童小说和成人小说的根本区别。这是因为儿童小说的读者一般是小学中、高学段和初中阶段的学生，所以作品应顺应这年龄层的孩子心理特征和审美趣味出发。儿童小说在选择题材、叙述故事、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语言的运用、艺术构思、作品风格等方面都应该注重儿童情趣的建构，以此促成作品的可读性，引发儿童的阅读欲望（方卫平，2009，页 178）。

通过文本细读可发现，有的本地少儿长篇小说的确写了儿童身边的生活或身处的生活，语言和情节生动活泼；但是有的研究文本的书写是流行性多过文学性，所写的生活情节，似乎也不是一般少儿经历的生活，而是一种成人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与儿童文学要求的以儿童视角写作有所偏差。

三、符合创作伦理的马华少儿长篇小说

经过细读研究文本后，发现部分红蜻蜓出版社、嘉阳出版社和魔豆原创的畅销作品体现了正面的价值观，如勇敢、感恩、仁爱、自信、合作、爱护环境、互相宽恕等。

⁵ 方卫平，湖南湘潭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儿童文化》主编。著有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儿童文学接受之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合作）、《教育新概念：青春期美育》（合作），论文集《流浪与梦寻——方卫平儿童文学文论》，论文《略论儿童文学的深度及其实现方式》等。《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获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评奖优秀论文奖，《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获 1992 年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一）正面价值观

体现勇敢价值观的作品，可在红蜻蜓出版社出版的《记忆天使》、《月亮城》和《太阳城》里的王湘湘身上看见。她在知道爷爷王亭失踪后，不畏困难，在周诺言与蒋宣儿的帮助下，一起去寻找爷爷。在寻找爷爷失踪的真相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不少障碍，但也没有阻扰湘湘要寻找爷爷的决心。

在《七天》里的白荷和建云在乘搭的学生车坠入河后，也是勇敢地面对种种困难。不管是在寻找食物、寻找出路等求救工作，他们俩都充分地发挥了勇敢的精神，并给予晓玲和君顺充分面对困境的勇气。

在《闪亮的时刻》里的小主角们为了避免心怀不轨的博士培植出来的毒蜂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他们毅然地用尽办法把那些毒蜂给歼灭，也可说是勇气可嘉的小朋友。

蔡以伦在《幸福的味道》里是个喜欢烹饪的男生，但是他的兴趣并不被开餐馆的爸爸认同，加上班上的男同学也认为烹饪应该是女生做的事，所以他也不敢向大家说出自己的兴趣。但是，他的秘密被孙怡雯知道后，对方鼓励他去参加学校举办的烹饪比赛，并暗中为他报名。在得知孙怡雯在他不知情下为他报名后，原本他曾经想弃权，但在怡雯的鼓励下，他勇于踏出第一步，并向爸爸餐馆里的主厨学习，最终在比赛中夺得亮眼的成绩。

魔豆出版的《只有猫知道的……秘密》这部校园推理小说里，小侦探宇仁和警员加捷在尝试破案时，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尝试。他们到案发现场、模拟凶案发生、阅读推理书籍等等方法。宇仁甚至在得知自己有能跟黑猫交换身体的能力后，也几次利用猫身到案发地点探访，拟找出端倪。

李睿胜和张翔焯在《世界很好，我们很糟》这小说里，为了理想，勇于离乡背井到大都市生活。在《如果没有打开那扇门，过去未来会怎样》里，陈奕翔与朋友们勇于尝试研究运用时光大门，他还勇敢尝试想做的事，如尝试改变过去、勇于改变未来、勇敢地 and 芙蓉的旧朋友摊开心胸，最后挽回了友谊。

嘉阳出版社的苏飞撰写的《神秘老爸》里，述说主角一日带小孩坐火车去写生时发生意外，遇到不少问题，如平盛被蛇咬、丽音上厕所时被蛇咬、冬敏帮易仁击退蟒蛇、遇到老虎、有神秘人给易仁两支气枪、找到装有土制炸弹的袋子、遇到“地迷龙”怪物等问题，她跟孩子一起勇于尝试找生路。这些作品能让小读者读后激励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勇于尝试，不轻易退缩。

在几本红蜻蜓出版社作品中，也体现了合作这价值观，像《月亮城》的王湘湘、周诺言及蒋宣儿收到一个神秘人的电邮，表示可以替他们找到湘湘失踪的爷

爷, 因此他们三人来到了月亮城去寻找爷爷。周诺言住在月亮城的表哥关竞杰也加入他们的寻找旅途。小说通过三个好朋友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董事长(湘湘爷爷)的过程, 试图说出朋友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性。

《闪亮的时刻》里的蔡毓敏、蔡毓文、颜嘉嘉等学生, 因为所就读的雪河小学面临学生不足的问题, 而要面临迁校的困境, 他们都不想让学校搬迁, 所以他们有一个梦, 就是要为校争光, 希望可以保留学校。他们都尽了力, 有的同学努力练习羽球, 以求可以在比赛中交出亮眼的成绩, 让学校一举成名, 有的同学就把他们努力练习的过程拍成短片, 以便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他们为学校作出的努力。在这过程中, 他们可说是各司其职, 合作无间。

魔豆原创的《只有猫知道的……秘密》里, 宇仁和加捷从一开始的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到后来的携手破案, 都带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世界很好, 我们很糟》这本书是魔豆系列中比较沉重和悲剧的一部作品, 内容讲述两位主角——李志胜和张信焯在糊里糊涂中误入歧途, 不过他们遇到各种难题, 都会合作把事情摆平。甚至在李志胜贩卖毒品被买家的家人报警设下圈套要捉他时, 张信焯也是赶紧救他, 合作摆脱追捕, 只可惜在混乱中, 在张信焯设法拉起险些坠楼的李志胜后, 反而在无法估计的情况下, 被李志胜撞到, 而坠楼丧命。

《我们不会忘记, 终将消失的你》的最后部分, 有一段是死神带走幽灵陈筱良前, 要方志升和彭悦铃找出陈筱良的尸体, 由于两个小孩没能力自己挖出尸体及安葬她, 所以需要大人的协助, 他们把消息告诉大人, 让大人来帮忙挖出陈筱良的尸体及安葬她, 这让读者知晓, 不是每件事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有时我们也必须与他人合作。

在《如果没有打开那扇门, 过去未来会怎样》里, 陈奕翔与朋友们合作找出时光大门的操作方式, 如跟班长罗晓雯一起翻译图则上的日文, 跟其他三位朋友研究时光大门上的大小锁盘的运用方式等等, 如果只是靠他一人的力量, 也许他就不能成功地找出时光大门的秘密。

在《消失的第 6 个人》中有说到原来以前黎明国中看起来不起眼的篮球员候补和负责干杂活的汪清(青蛙)和板凳仔(费迪), 曾经在最后一场他们赢得的比赛中, 帮忙助攻有功。这也向读者说明了合作是不分老幼、贵贱、优劣, 只要大家同心, 大多可以把事情做好。

嘉阳出版社的《我的外星朋友》里的坏蛋陈吕彰, 因为羡慕哲影抢了他的运动健将地位而作弄他。最后知道哲影是外星人后, 跟做法医的爸爸一起合作带走他, 准备解剖。最后关头陈吕彰也悬崖勒马, 跟哲信和小杰发挥合作精神, 合力

把陈爸爸弄晕，救回哲影。这些情节可以让小读者知晓与他人合作比靠一人之力更能把事情办好，可以让他们在生活中乐于与其他人合作。

此外，其他正面价值观如感恩、仁爱、自信、爱护环境、互相宽恕等的内容，也可从本文的研究文本中看见。

（二）本土色彩

红蜻蜓出版社的沈雨仙《星空下的约定》一书中，有着浓浓的本土自然气息，讲述着李上晴从害怕别人知道她住在“山芭”里，到最后的欢迎同学们到她家，还有努力不懈地练习参加演讲比赛，都带给儿童读者正面的信息。谢智慧的《约定》也带有浓浓的本土色彩，里头还出现马来语，像是住光宗、耀祖的公公隔壁的 Mak Ciku 和光宗的养父母家的佣人 Kak Liana 出场时都会跟小说中主角们说马来语，而里头提及的活动如羽球、游泳等都是本地少儿熟悉的。许友彬的《七天》、《十月》和《闪亮的时刻》写的内容富有大马风土人情；魔豆原创的《世界很好，我们很糟》阿里大叔的椰浆饭（何佩雯，2015，页 126）、听说 GPS 是 guna pun sesak（何佩雯，2015，页 130），也带出马来西亚本土的风味。这些带着本土色彩的情节，让读者们看小说时能有更大共鸣。而且这些情节里写的生活，很贴近本土少儿的生活方式，符合谭旭东在指出的儿童文学创作伦理第三个层面，那就是要真正反映儿童的生活。

（三）教育意义

本文细读的研究文本中，也有几本作品内容符合谭旭东指出的儿童文学创作伦理第二层面，即具有教育意义及生活指导性。在魔豆原创《世界很好，我们很糟》和《我们不会忘记，终将消失的你》里，有提及白粉，以及白粉的副作用，这也能作为读者们的反面教材。部分内容节录如下：

有好多人在舞池中跳舞，不管男女都身贴着身舞动着身体。

当中有好多成年人，但也不乏与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少年；

他们有的在喝酒，有的在吸烟，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玩卡牌，有的……

两人不约而同地张大双眼。

有人在一旁吸着白色的粉末。

“那是……”张信烨喃喃说道。

“软性毒品。”王正仁解答。

两人看着那个人在吸了毒品后, 开始表现得很亢奋。

“这里就是这样的世界。”王正仁在烟灰缸上轻敲了下, 让烟灰都落在缸中。……

……“言归正传。”王正仁清了清喉咙, 继续用着低声量说: “原本仁大哥并不想要你们踏入这一界。不过白先生却看中你们。”

白先生?

相对于李志胜的兴奋与期待, 张信烨隐隐觉得不安。

他们外形朴素和乖巧, 看起来不像流氓, 态度也算安分守己, 这是白先生看中他们的原因。

“接下来白先生交代你们的工作会比之前的更危险, 但酬劳也高出几倍。”王正仁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魔力, 深深地吸引着李志胜。(何佩雯, 2015, 页 214-215)

那人张大口把几颗白色丸子吞下, 不到一分钟, 他已呈现出亢奋状态。

这就是软性毒品的威力。几分钟内让一个人丧失自我, 沉迷于那个虚幻的世界。

张信烨把一切看在眼里, 依旧不发一语。

“你们看过了它的威力。”王正仁语重心长地说: “所以千万别碰。”(何佩雯, 2015, 页 218)

我只知道, 有时候, 爸爸会带几包白色粉末状的东西回家。他会把那东西分成小部分, 然后交给妈妈。

平时非常冷静的妈妈, 在那时候会变得非常激动。她会神志不清地缠着爸爸, 求爸爸给她那些白色粉末。

每一次，爸爸都会哈哈大笑，像是在欣赏一场闹剧。

妈妈得到白色粉末后，脸上会绽放出我从未见过的诡异笑容。她会像小孩子舔糖果一样舔着那种白色的粉末，然后疯狂地尖叫、大笑。

直到小学六年级上某一节的道德课时，我才隐约知道那白色粉末是什么。（陈家阳，2016，页140）

魔豆原创《消失的第6个人》一书中有不少篮球知识，读者读了后，能了解篮球知识，如以下节录：

小罗没好气地说：“25号是芝加哥公牛队的候补球员史迪夫科尔！”……

阿文在一旁念念有词：“当年史迪夫科尔名不见经传，却是NBA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球员，他不断为队友助攻，默默支援公牛队铁三角乔丹、皮朋和洛曼，所以曾经获得‘最佳第六人’的殊荣。”（洪国川，2017，页221）

嘉阳出版社《神秘老爸》里也有不少科普知识，让小读者阅读小说时能增长知识，如：

丽音是被毒虫咬伤了？……啊，对了！碱水可以暂时去除痛痒。

“你们谁有带肥皂？”我问大家……“快用它清洗丽音的伤口。”……清洗了伤口后，丽音的情况稳定了一些。“老师，为什么肥皂水可以减轻中毒情况？”冬敏问。“碱水可以中和毒虫分泌的蚁酸。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缓冲处理。我们一定要尽快出去，找人处理丽音的伤口。”（苏飞，2015，页46）

硫磺粉虽然没有剧毒，可是吸入太多会导致呼吸困难。……“蜈蚣怕硫磺粉？……”“蜈蚣的确怕硫磺粉”（苏飞，2015，页55）

叶下珠能治B型肝炎，泻肚子时可吃马齿苋，夏枯草清肝利尿……半边莲，能够解毒……（苏飞，2015，页59）

从小节内容可见不少研究文本能对读者带来正面影响，即富有正面价值观、带有本土色彩、部分内容具教育意义，能当读者的反面教材及为读者科普知识，也符合儿童小说伦理和特征：富有儿童情趣、故事性强、小说主题积极，符合儿

童的生活实际和理想实际; 具备美学特质 (审美特性), 让少儿从阅读中培育健康的审美观念。

四、具创作伦理问题的马华少儿长篇小说

在上一节中, 可以看出这三家出版社出版的少儿小说是有意遵循儿童文学的创作伦理。然而细读作品后, 发现其中一些小说不符合儿童小说的特征及审美特性, 有些作品的部分内容带有崇尚虚荣生活、注重外表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有灌输错误观念给少儿读者的嫌疑, 其中又以崇尚虚荣生活的价值观居多, 如红蜻蜓出版社的《记忆天使》、《月亮城》、《太阳城》这三部曲里的主角, 虽然他们还是学生 (在《记忆天使》和《月亮城》里是小学生; 在《太阳城》里是中学生), 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却很强, 他们约见面聊寻找湘湘的爷爷的计划时, 是约在咖啡厅, 吃的喝的都是一些价钱不菲的食物和饮料; 他们要出门时是搭乘昂贵的的士; 在《月亮城》里, 王湘湘和蒋萱儿可以为了参加周诺言的表哥关竞杰突然邀请他们出席的晚会, 而到广场去买小礼服, 虽然王湘湘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但其他两位主角——蒋萱儿和周诺言岂有可能有这般的消费能力。

在《月亮城》里提及关竞杰和周诺言反目的原因是在多年前的小提琴比赛中, 周诺言没有遵守他们之间的诺言而引发的, 但是周诺言的母亲是学校的校工, 父亲也不是富有人家, 何以他能学习昂贵的乐器? 这从逻辑来看, 似乎是不可能的。作者在写着这些情节时, 似乎会在间接中灌输读者一些错误的观念, 尤其是没有很好分辨能力的小读者们, 他们可能会因为看了这些情节后, 会觉得跟朋友约见面应该要到这些咖啡厅, 吃一些昂贵的食物、要学小提琴、出门要搭的士等, 这恐怕会灌输读者们一些羡慕虚荣的观念。在《一封迟来的信》里, 也充斥着以貌取人的错误价值观, 里头有写到“美丽的东西有谁会不喜欢”, 以突出主角有着美丽的外表而看轻其他人的观念。如果一些样貌比较普通的读者读了这一观念, 会不会使他们感到自卑呢? 而一些样貌姣好的读者会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看不起样貌普通的人? 这样的观念, 往往会让人注重外表, 忽略了内在的美丽, 而且会使美者越来越骄傲, 让样貌平凡者越发自卑。

(一) 崇尚虚荣生活

研究文本中, 有的作品所写的生活情节, 并非少儿经历的生活, 而是一种成人的生活, 如邓秀茵《月亮城》描写舞会的食物所写到的“摆放在桌上的不是炒米粉、炸鸡、炸薯条之类的, 而是海鲜意大利面、鱼子酱、烤羊排、乳酪法国蜗

牛、日本寿司、法式吐司、南瓜羹、提拉米苏、雪糕”（邓秀茵，2015，页84-88），可以看出邓氏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书写这一连串高档美食，而她也知道小朋友参加派对时所准备的食物不外是炒米粉、炸鸡、炸薯条之类的食物。邓氏透过小说，向小读者传达对他们年龄层而言属于高级的食材，恐会助长他们崇尚虚荣的生活。

从邓秀茵的《记忆天使》、《月亮城》和《一封迟来的信》这些作品中也发现，有部分间接提倡虚荣生活方式的内容。这些内容所提及的物品、食物、生活方式对儿童少年而言，并不适合。

以下是在《记忆天使》里节录的相关内容：

她在智能手机上点击“咖啡厅”项目，再选择地区范围，屏幕上立即出现一连串咖啡厅名称。……她推开旋转玻璃门，服务员立刻欠身欢迎。……待萱儿坐下，服务员便呈上菜单让萱儿参考。“嗯……给我一杯福尔摩斯咖啡。”……服务员一离开，萱儿便开始环顾四周。噫，咖啡厅的墙壁漆成素净的米色，好几处砌上了厚厚的玻璃砖，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予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它的天花板以纵横木条装饰，加上一盏盏的复古式迷彩吊灯，非常别致好看，咖啡厅里的桌椅都采用深褐色原木质料，各角落也摆放了大盆的绿色植物，墙上还摆设了各式各样的放大镜呢。……“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蛋糕？”萱儿突然很想吃甜甜的东西。“我们这儿著名福尔摩斯蛋糕。”……服务员指向一个靠窗的位置，那儿摆着一块核桃仁黑巧克力蛋糕。那块蛋糕原封未动，旁边有一杯冰冻的蜂蜜柠檬红茶。……

“你的蜂蜜柠檬红茶是不是很喝？”……湘湘迟疑了一会儿，点头。萱儿即刻向服务员招手。“给我一杯柠檬红茶。”……湘湘已经走出咖啡厅，萱儿从咖啡厅跑出来，看见一辆的士靠在街道旁，湘湘正打开车厢后座的门。……（邓秀茵，2015，页90-101）

记得有一次，嘉怡邀约湘湘一起吃新鲜推出的蜜汁烤羊排，湘湘也答应了。（邓秀茵，2015，页135）

湘湘没有抗拒的理由，答道：“好啊。你想去哪里吃？”“你说呢？”“嗯……”“……福尔摩斯咖啡厅！”两人齐声说，相顾而笑。于是，湘湘和萱儿走进福尔摩斯咖啡厅。……“给我一块福尔摩斯蛋糕、一杯柠檬蜂蜜红茶，冷的。谢谢。”湘湘看也不看服务员递来的菜单，直接点食物。“我要……嗯……”萱儿摊开菜单，一双眸子精灵地溜来溜去，说：“芒果乳酪蛋糕看起来不错……葡式蛋挞也很好吃的样子……奶油泡芙也很久没吃了……”萱儿举棋不定，昂起头来，发现湘湘和服务员正耐心地等待。

她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好吧……给我一块芒果乳酪蛋糕!”“要不要饮料?”“饮料啊……”萱儿又苦恼该选哪样才好。“或许,您可以试试热的卡布其诺咖啡。”服务员善意地建议。“OK,就这么决定。”萱儿乐得有人替她拿主意,马上答应。(邓秀茵,2015,页154-155)

“嘻嘻,我吃过了。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好坐在这里吃香烤鱼扒。不过,我还想吃甜品。”萱儿馋嘴地说。……“嗯……湘湘,为自己而活!挑选你自己喜欢吃的,今天我请客!”萱儿将菜单塞给湘湘。……“请给我一客日式鳗鱼饭,还有三色水果小馅饼。”湘湘一口气点了两样东西,心情十分舒畅。……“我啊……嗯……要摩卡奶油蛋糕好呢,还是巧克力咖啡果冻?提拉米苏看起来也不错……哗,你的鳗鱼饭看起来很美味……水果小馅饼也很漂亮!”萱儿被湘湘的食物吸引住。……“唔——我的提拉米苏很香,咖啡味很浓!你的鳗鱼饭好吃吗?”萱儿吃着提拉米苏,想着鳗鱼饭。“好吃,鱼的味道挺鲜美。”湘湘很享受。“那我下次要点鳗鱼饭吃。”萱儿说。“那我下次也要点提拉米苏。”湘湘跟着说。(邓秀茵,2015,页191-196)

以上引文出自邓秀茵的《记忆天使》一书,不难看出邓氏会在作品中利用大篇幅的篇章去描绘两位主角——湘湘和萱儿在咖啡厅的情节,乃至食物及饮料,也清清楚楚地描绘,诸如核桃黑巧克力蛋糕、蜂蜜柠檬红茶、蜜汁烤羊排、香烤鱼扒、卡布其诺咖啡、芒果乳酪蛋糕、葡式蛋挞、奶油泡芙、日式鳗鱼饭、三色水果小馅饼、摩卡奶油蛋糕、巧克力咖啡果冻、提拉米苏等等。对于在小学念书的两位女主角,到咖啡厅见面已经让人感到费解,还能挑选价钱不菲的食物更让人感到惊讶。萱儿到咖啡厅时是先用智能电话搜索附近的咖啡厅,而湘湘离开咖啡厅时是登上士。一位小学生真的会如她们一般,做出类似成人的举动?这似乎与儿童文学创作伦理里谈的符合儿童的生活实际和理想实际、反映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儿童小说是相抵触的。

方卫平曾指出儿童小说三大元素之首的“人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常常是以儿童为主的,而成功的儿童形象应该以真实为基础,即人物个性是与特定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相符合的,不是成人化的小大人(方卫平,2009,页180)。邓氏把大人模式的思考与行为,强加在她小说中的儿童主角身上,而其中大篇幅对食物及对咖啡厅的描述,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少儿读者崇尚虚荣生活。这些内容所提及的咖啡厅和里面的食物,对一些低收入的工作者来说都是奢侈的,更何况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小学生?而且在马来西亚1295间华文小学中,就有大约780所华小是在郊区的⁶,即有60.23%的学生是来自郊区,他们的生活背景与笔者

⁶详见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在2015年发出的《2000年至2014年全国华小学生人数和学校数目的演变与现况》。

在上述节录的作品内容是迥然不同的，所以邓氏的作品并不符合大马现实，即失去了本土味。

（二）反映错误的价值观

在红蜻蜓出版社邓秀茵的《一封迟来的信》这本小说中的第14章，叙述了主角筱莹与死党们爱琳和美瑶到西餐厅去庆祝情人节：

“因为情人节是属于天下有情人的，爱情、亲情、友情都是‘情’，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庆祝我们的友情！”美瑶振振有词。……我一听见要去西餐厅，心情好不兴奋，脑海里立即浮现烛光、餐巾、刀叉和各种西式套餐。……长这么大了，我却不曾真真正正的吃过西餐。我所谓“真真正正”，即走进西餐厅点一套西餐来吃，而非到小贩中心去。在我眼里，小贩中心售卖的是翻版的西餐，西餐厅才是正版的。偏偏我就只吃过翻版的西餐，正版的西餐倒一次也没有尝过。爸爸说，正版和翻版的都一样，价钱却相差得远。所以，要吃西餐，到小贩中心吃就行了。我没有辩驳，心里却无法苟同。正版和翻版的在水准上就不一样了。（邓秀茵，2015，页134-135）

这本书的主角们都是高中生，她们到西餐厅用餐并不比《记忆天使》中的蒋萱儿和王湘湘去咖啡厅用餐来得突兀。但是，由于这本小说是属于少儿读物，即10岁以上的小学生都有可能阅读，文中强调“小贩中心售卖的是翻版的西餐，西餐厅才是正版的”、“正版和翻版的在水准上就不一样了”，这不仅反映邓氏本身崇尚虚荣生活的思想，也反映作者的价值错误，而小读者看了这些内容后，可能也会不满足于小贩中心的“翻版西餐”，而非得到西餐厅吃昂贵的“正版西餐”。

服务员领我们到餐厅中央的座位坐下，分发菜单给我们，并解开卷成蜡烛形状的餐巾替我们盖在腿上。鸡排是菜单上最便宜的，我点了黑胡椒鸡排和橙汁，总共不超过四十令吉，美瑶和爱琳则不约而同地点了香草玫瑰汁鸡排及柠檬汁。我们一面吃鸡排，一面的谈天说地，在欢笑中度过一个下午。（邓秀茵，2015，页139）

这一段描写小说中三位女孩在西餐厅所受的招待，所吃的黑胡椒鸡排、香草玫瑰汁鸡排及所喝的柠檬汁和橙汁，不可说对没有自制能力的小读者不会带来诱惑。他们阅读了这一些描写后，不排除会有让他们更加向往到西餐厅吃“正版西餐”的欲望。

另外, 魔豆原创小说中, 洪国川所写的《消失的第 6 个人》也有间接提倡虚荣生活方式的内容。这些内容所提及的可能是一些稍有生活历练的成人曾经历过的生活, 但是对未踏足社会的少年儿童而言, 应该不太适合。以下是在《消失的第 6 个人》里节录的相关内容:

轰轰轰!!! 当灵鹿转向街角后, 肥明才启动黑色油亮的蓝宝坚尼去追踪灵鹿。

“等一下你会载我回来拿那辆老铁马吗? 万一丢失了, 送不了货, 我老爸会砍掉我的头……”陆克文被肥明的名贵跑车给吓唬住了。

“当然, 如果丢失了, 我买一辆汽车送给你。”肥明以占士邦般的迷蒙眼神看了陆克文一眼, 然后猛踏油门而去。

陆克文与肥明多年没联络, 不知道他已不是以往傻呼呼的肥明, 他继承了父亲的地产公司, 这辆蓝宝坚尼不过是他其中一辆“玩具车”。(洪国川, 2017, 页 106-107)

傅中恒所住的地方是城中最高贵的豪宅, 价值 700 万的 2000 方尺的豪华公寓, 材料和装修手工细腻, 使用自然采光的设计。

站在落地窗前, 放眼望去是吉隆坡的繁华景象, 尤其是雨夜中, 璀璨而迷蒙的万家灯火尽在脚下。(洪国川, 2017, 页 139)

以上两段形容名贵跑车及豪华公寓的段落, 在少儿长篇小说中应该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就行, 大可不必多着笔墨去形容, 作者把大人模式的思考与行为, 比如买名车蓝宝坚尼、住 700 万的豪宅, 这些是属于追求功成名利的成人才会要追求的生活, 如果在少年小说把这些物质的追求, 过早传达给少年儿童, 会让少年读者向往虚荣生活的方式。

除此之外, 在《消失的第 6 个人》中内有一段内容如下:

“中学时期, 我的篮球教练经常告诉队员, 每个队员都一样重要, 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岗位都是神圣的, 没有轻重之分, 就像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 他们服务民众是很伟大的工作。

长大后, 我发觉这是骗人的话, 第一、清道夫不是为了伟大而当清道夫, 而是为了讨生活; 第二, 他们绝不会一边对着肮脏恶臭的垃圾, 一边想自己的工作是如何神圣和伟大。”

Jacy 傻了眼。

傅中恒续说：“小时候，我又听说这么一句话，‘每一份工作只要发挥的好，都是有前途的’，但是出来社会后，我听到另一句话‘职位价值’。

简单地说就是，就算你扫垃圾，扫得出神入化，做足 30 年后，你的薪水和地位也不能与经理相提并论，你依然是一位平凡，随时可被取代的垃圾佬。”（洪国川，2017，页 142-143）

在少年儿童求学时期，成人希望他们本着真、善、美的理念看待每一份工作。但是在小说里，是以成人经过社会、工作洗礼之后的感觉而去述说。虽说，也许作者希望透过小说让少年儿童更早认识这社会，但是真的每位成人都是如此看待清道夫的工作吗？如果每一位人士都要做经理，那社会的整洁又有谁来负责清理？作者也许是希望透过如此的比较，写活书中人物对生活的向往，但是由于这是一部写给少儿读者的书籍，所以这样的比较，似乎有贬低蓝领阶级的嫌疑，有违灌输正确的教育观。

（三）段子文化

嘉阳出版社由杨志成撰写的《找死的豆沙包》和《我是杨志成》这两部小说，看似轻松搞笑，但却是更倾向于无厘头的作品。《我是杨志成》这一部小说述说杨志成变成了保姆。他要负责洗衣做饭，照顾一个小男生的起居饮食，接送小男生上学放学。一天，他和小男生被人绑架，原来绑架的人是小男生的小叔，最后他们也化险为夷。但是，这部小说的内容其实蛮无厘头，而且也一直在宣传杨志成其他的作品，他的多部作品常常会出现在小说中，如：《找死的豆沙包》（页 11、16、56、126、176）、《小君》（页 16、56、126、160）、《我不是人》（页 17、56、126）、《美丽假期》（页 56、126）、《十英里》（页 56、106、126）、《流星船》（页 56、126）等等。《找死的豆沙包》还多次提及自杀，儿童喜欢学习及模仿，一旦他们喜欢某作品中的某个角色，还会在现实生活中模仿该角色，甚至视作品中理想的人物为自己生活和学习的榜样，所以要是小读者们受了自己喜爱的作者所写的作品影响，这会对少儿带来负面的影响。

谭旭东在《儿童文学概论》列出儿童文学的意蕴有三个层面，其中第二个层面是要有基本的价值关怀，即是作品要有爱、有希望、有教育意义、有生活指导性。谭氏指出有些儿童文学作品语言很美，但内容空洞，显得矫揉造作，给小读者“虚伪感”；有些儿童文学艺术一味地搞笑，其实是“段子文化”、“快餐文化”；有些儿童文学迎合市场，像劣质产品一样，让孩子很容易购买，也很容易消化，

但并不有益于身心健康（谭旭东，2016，页 14）。杨志成的《找死的豆沙包》和《我是杨志成》让人读后会感觉有如以上谭旭东所说的劣质作品一般。谭旭东曾在文中说到儿童文学创作一定不能偏离基本的价值尺度，既然选择了为儿童写作，就要真正呵护童心，而不是利用儿童，更不能欺骗儿童。

嘉阳出版社另一本由苏飞撰写的《除狼计划》也不符合儿童文学写作伦理。这本小说的主角阳阳不喜欢一位他称之为大野狼的叶叔叔做他的后父，就联合一群朋友，要破坏大野狼和妈妈的感情。整部小说有除狼三部曲：作弄大野狼、让大野狼出丑、介绍完美男人给妈妈。这部小说与其他的小小说有点不同，整本小说很多彩色插图，但是这些插图看起来很突兀也没有童趣，这与培养小读者的审美教育几乎背道而驰。整篇小说都是在讲述作弄大野狼的桥段，阅读后会觉得这不是一本好的读物。以下节录一些小小说内容：

……将加了特制粉末的饮料给他喝，还确定他喝完饮料。至于那特制粉末是什么呢？……

你们猜对了，饮料里加了帮助肠胃蠕动的消化药！

结果，大野狼一整晚不断往厕所跑。

然后，我按照周敏儿的提议，将科学作业里最难的任务交给大野狼。

“你确定老师要你捉蜈蚣？”大野狼面有难色地问。……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家庭院都挖遍了，才捉到一只蜈蚣，他还差点把蜈蚣给弄死了！（苏飞，2015，页 50-51）

“啊！”周敏儿怪叫，“Uncle Yip，你踩到大便了！”

“呵？”大野狼惊恐地往下一看，发现鞋底果然粘着一团黏糊糊的巧克力色东西。……

周敏儿过来安慰我：“别担心，好戏在后头。”

周敏儿和大象各自坐在没有陷阱的椅子上，而我将涂上大象牌胶水的椅子拉了出来，准备让大野狼坐，看他出糗。……啾！

“什么声音？”妈妈查看四周。

大野狼往后一看，赶紧用双手遮住臀部。（苏飞，2015，页 61-63）

“只要他一经过楼梯口，大象就会从楼上撒下粉末……show time!”

……

大野狼慢条斯理地走过来了。

他踏进楼梯口范围的时候，上方落下了白色的粉末。

哈，还真像雪花飘呢！

大野狼一头一脸都白花花的！（苏飞，2015，页 66-67）

近年的消费文化使作为消费主体的儿童的需求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关注，尤其是红蜻蜓出版社推出许友彬的少年长篇小说《七天》后，销售量非常可观，于是很多少儿读物创作者，乃至出版社形成跟风，纷纷推出少儿长篇小说。然而这种现象的消极意义也是值得广大家长与马华读书界关注的。一味的迎合儿童与少儿品味将造成庸俗的流行性品味，导致一批作者争相投其所好，进一步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与出版生态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少儿小说作者为了追逐商业利润，开始创作出一些为了迎合潮流的作品，而漠视了少儿读物应有的教育价值和美育目的，这将损害少儿读物作者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预知本地少儿读物的质量将会每况愈下，马华儿童文学的生存与延续将成为问题。

马华作家兼少儿小说作家方肯，在《少儿小说作者、出版社、读者的三角关系——少儿小说出版于马来西亚的近况》一文中语重心长地道出，马来西亚的出版品排行榜上，少儿小说的上榜次数已是惯例，但要是当作者利用少儿小说获取暴利或虚荣，把少儿小说当成赚钱工具时，将会摧毁提倡少儿阅读习惯、教育等实质意义。在〈作者和读者〉这一小节里，方肯提出少儿小说必然不同于纯文学创作的观点，但她也呼吁少儿小说作者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需肩负三大宗旨，即教育、审美和培养阅读习惯。在〈出版社和读者〉的小节里，方肯透露为了促进少儿小说的销量，出版社的营销人员会前往华小进行导读活动，有些活动则是由作者亲自前往学校，与读者近距离接触，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活动中，读者和主讲人互动，包括分析小说的主题、作品欲传达的信息等，使读者对产品产生兴趣。她还透露签书已成了导读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不少小学生享受获得作者签名的过程，有如追星的心态，因此购买小说究竟是为了获取签名还是真的因为个人的阅读兴趣，界限渐渐有些模糊（方肯，2015，页 12-18）。结合身历其位的少儿长篇小说作者写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可见本地少儿长篇小说的出版与写作存在不少待正视的问题。

五、结语

本地少儿读物受到少儿读者的青睐与追捧,是家长与老师喜闻乐见之事。配合作者的签书活动、出版社及书店的宣传等,本地少儿长篇小说成为了一种包装过的消费品,快速地吸引小读者的眼球,也让师长解除戒备的心理,放心让孩子阅读这类书籍。但是,受欢迎、时常成为书局畅销书排行榜的本地少儿长篇小说,究竟是否每一本都适合小孩阅读,同时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中国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的书籍也是畅销书,却也引起部分儿童文学研究者的非议。周俊男在《浅析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儿童文学——以杨红樱畅销儿童小说为例》一文中提及三个要点:作品出版速度化、人物个性化和消费商业化。周氏在〈消费商业化〉一小节指出速度化与个性化本身就是商业化的表现。纵观马华少儿长篇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其实也有大致相同的问题,尤其是商业因素引领少儿读者的阅读现象。由于本地少儿长篇小说的崛起深受市场欢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多家出版社纷纷推出这一类作品。但是所谓树大有枯枝,在本文中可见,在众多的作品内其实还是会掺杂一些内容或语法比较劣质的作品,或者比较不符合儿童小说书写的作品。虽然少儿读物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少儿,但是作者绝大多数是成人。少儿读物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为少儿创作。因此,少儿读物作者在创作时要常常与成人化的倾向作斗争,要常常提醒自己,少儿读物是写给少年儿童阅读、欣赏的。纵观在本文所评论作品的部分内容中,即发现部分还带有成人化倾向,把一些不适合少儿的内容写进小说中,直接影响小读者们的价值观与观念。

虽然撰著者往往被出版方要求在写作时须坚守文学上的非功利性,但是少儿小说作者其实也需要背负销售市场的压力,故文学的审美教育往往不自觉被牺牲。自从红蜻蜓出版社首推出本地少儿长篇小说后,得到很多少儿读者的青睐,销售量非常可观,于是不少作者和出版社竞相投其所好,以期分一杯羹。这种现象的消极意义值得广大家长与马华读书界关注。一味地迎合读者趣味造成审美品味缺失,甚至导致其他作者争相效尤,从而对少儿小说这个文类的创作生态与出版生态产生不良的影响,而且也不免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如果少儿小说作者为了追逐商业利润,开始创作出一些为了迎合潮流的作品,而漠视了少儿读物的应有的教育价值和导向性作用,这将会丧失了作者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一些出版社或作者利用网络媒体的宣传力,形成明星作家的例子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作者的影响力远超作品内容本身的现象,比如作者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本身吃、喝、玩、乐的贴文,也会令他们的读者亦步亦趋。如果出版与传销过于考量商业利益,可预知本地少儿读物作品的质量将会每况愈下,本地少儿的阅读品味将趋向流行化、熟食化、庸俗化。

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童书出版公司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青睐，并不只是单单有赖于某种商业畅销书的成功，而往往与该出版公司长久以来推动社会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责任感有关（赵霞、方卫平，2011，页 45）。少儿小说作者应该为少儿创作健康有益的作品，并且切实体现儿童小说的教育方向要求，因此少儿小说作者应该加强思想修养。除此之外，少儿小说作者也应该尊重少儿的心理年龄特征，因为少年儿童的个性兴趣差异，所写的内容应该符合他们的年龄层。少儿小说作者也必须熟悉儿童，深入观察儿童的生活，并且不断做出深刻的思考，不断累积儿童生活的素材，为作品创作奠定真实的儿童生活基础。作为书写作品给少儿阅读的少儿小说作者，也应该负起教育儿童的责任，让少儿读者在思想上、道德伦理上有较高的修养和有明确的是非观。早些时候，本地儿童文学前辈作者多是教育工作者，创作儿童读物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以作品启蒙读者、熏陶读者、教育读者，但是到了近年，少儿读物如少儿长篇小说的作者多不是从事教育工作，可能也缺乏相关教育领域知识，创作的作品似乎也淡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教育性，而且商业化写作也似乎日趋严重。廖冰凌在《半世纪的推手——年红与马华儿童文学之发展》（廖冰凌，2012，页 71-78）指出，虽然本地儿童文学前辈作家年红渴盼更多马华写作人摒弃成见参与创作，但他却绝不忽略作品的素质要求，他客观地批评一些作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作品无法吸引和符合孩童的阅读需求。文中也指出创作富有民族及本地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当前要务。要发展马华儿童文学，必须先让消费者、华界人士在相关方面有一定的认知和共识。

庄华兴曾在《轻读物与华文出版新现象》一文中指出在作者、读者与出版社之间，出版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与读者则属于被动的接受者。成功的出版社不只会让小读者选择看什么书，也会教导及灌输他们应该喜欢什么类型的书籍，由此来塑造小读者的阅读喜好和品味。庄氏表示在市场运作机制下，此原无大碍，但出版社间接或直接取代了家长为孩子选书的责任，在重商主义与草根色彩仍然浓厚的本地华人社会，上述现象值得关注（庄华兴，2018）。

有鉴于此，作为小读者的读物，其实还是需要回到根本，富趣味性的同时也兼顾教育性、价值取向、审美教育要求等，所以希望出版社与作者能正视作品内容与创作伦理，出版的作品都能够经过更严谨的审查。

参考文献

- 陈家旸（2016）。《我们会忘记，终将消失的你》。Gempak Starz。
邓秀茵（2015）。《月亮城》。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邓秀茵（2015）。《记忆天使》。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邓秀茵（2015）。《一封迟来的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 方肯 (2015)。少儿小说作者、出版社、读者的三角关系——少儿小说出版于马来西亚的近况。载于廖冰凌等 (主编),《中文人系列②马华儿童文学》。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 方卫平 (2009)。儿童小说。载于方卫平、王昆建 (主编),《儿童文学教程 (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 何佩雯 (2015)。《世界很好, 我们很糟》。Gempak Starz。
- 洪国川 (2017)。《消失的第 6 个人》。Gempak Starz。
- 廖冰凌 (2012)。半世纪的推手——年红与马华儿童文学之发展。《华文文学》, 110 (3), 71-78。
- 廖冰凌 (2017)。马来西亚台湾中文书籍与台湾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大众书局为研究个案 (1984-2014)。《第一届文化流动与知识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秀威资讯。
- 年红 (2000)。少年儿童与文学。载于年红 (主编),《儿童文学 40 年》。彩虹出版社有限公司。
- 苏飞 (2015)。《神秘老爸》。嘉阳出版社。
- 苏飞 (2015)。《除狼计划》。嘉阳出版社。
- 谭旭东 (2016)。《儿童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杨凤玲 (2012)。《马华少儿读物的接受与影响研究》(硕士论文, 拉曼大学)。UTAR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eprints.utar.edu.my/id/eprint/505>。
- 曾翎龙 (2012)。污染出版。《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10, 4。
- 曾翎龙 (2015, 12 月 15 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出版: 10 个关键词。有人部落, <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15/12/15/report2015>
- 赵霞、方卫平 (2011)。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南方文坛 (理论新见)》, 4, 43-47。
- 周俊男 (2017)。浅析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儿童文学——以杨红樱畅销儿童小说为例。《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19 (4), 63-64。
- 庄华兴 (2018, 7 月 13 日)。轻读物与华文出版新现象。《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34025>